

悠悠岁月

小头先生

文/汤云祥

正午的阳光温暖、干燥，空气里飘浮着明亮的颗粒物，没有风，周围一片寂静。我和一头牛在阳光下无声无息地对视着。

牛主人“小头先生”急急忙忙过来了，他嘴里“爷、爷”地唤着，一边激动地用手拍打着自己的大腿，一边热切而期待地盯着我。

“小头先生”不是先生，他是个侏儒，智商相当于几岁的孩子。他的个子又瘦又小，头小而尖，细小的五官堆挤在他细小的脸上，而脸上却密布着深深的皱纹，下巴上留着稀疏的几根胡子。因为村上小学“周先生”也留着这样几根胡子，所以大家就称他为“小头先生”。

“小头先生”是个热心的人，村里的人有点什么事情，他见到了总会跑去帮忙，下雨时谁家的被子、衣服忘记了收，他会帮忙去收起来。村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，经常把他当成免费劳力来使用。

以前“小头先生”的父亲当生产队长，就让他放养队里的牛，生产队解散后，他们家里就不停地买牛让他放养。阿花也不知是他放养的第几头牛了，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他就是一直和牛在一起。牛仿佛是他的生命，他精心侍弄着他的牛，所以他养的每头牛都油光水滑，膘肥体壮。所以他和阿花感情最好，经常偷偷摸摸地给它加餐，有好吃的都不忘了和阿花分享。

由于“小头先生”和我亲近，阿花也和我熟悉起来，和“小头先生”一样，阿花也有一个温顺的好脾气，我可以骑在它的背上去带它去田里吃草，也可以用柳树条编成花圈挂在它的角上。

牛背上的晚霞有着露珠的清凉，牛角尖的月光洒满青草的清香。我一回头，岁月就在牛身后开出了花。

初三的一天，我下午放学回家，在村口就听到“小头先生”愤怒的喊叫，便急忙跑了

过去。“小头先生”正对着他父亲上蹿下跳地怒吼，我回头一看，墙脚原先拴着阿花的柱子上空了，阿花不见了。

看到我，“小头先生”跑过来，声音嘶哑、含糊不清地说：“花、花，没有，没有。”泪水在他沟壑纵横的皱纹里流成了一道道小溪流。

我顿时明白了，抛下书包，骑自行车，带着他便飞奔起来。

我和小头先生骑到镇上时，太阳刚刚下山，天边的晚霞如血，红的触目惊心。我和他在牛肉加工厂的院子里寻找阿花，一头牛一头牛地找过去，却始终看不到盛开着白花的额头，找不到那双和“小头先生”一样温和、明亮的眼睛。

从此，阿花丢了。“小头先生”再也不肯养牛了。

“小头先生”一家也住在商品房里，但是他不爱待在里面，喜欢在外面逛荡。在动迁之前，他熟悉乡下的每一条田埂，知道哪一个坡上的草最肥嫩，但在城市里，到处都是模一样的楼房、模一样的街道，他经常摸不清方向，所以经常迷路。

今天我打麻将的时候手气不好，阴沉的天气仿佛也跟我过不去，云层里不时有雷声

炸响。我的手机响了。原来是派出所民警打来的，告诉我“小头先生”到人家家里偷东西被带到派出所了。

一到派出所门口，便听到里面“小头先生”的哭喊声，他手里紧紧抱着一个画框不放手。旁边一个中年男子正对警察说：“这可是省国画院著名画家的画，要好几万，不知道怎么让他看上了？”

看到我来了，中年人便对我说：“我在隔壁麻将馆打麻将，听到响雷，便赶回家收衣服。回到家发现院子的门开着，晾衣架上的衣服也不见了，便急忙跑到屋里，结果看见这个怪人在我家里，正抱着我这幅画在发痴。我去抢他怀里的画，他却死活不放手，还向我凶神恶煞般地咆哮，我只好报警了。”

“小头先生”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抱着画框不放手。我从兜里掏出一个棒棒糖，他松开手，接过棒棒糖，像孩子似的，委屈地对我说：“花、花”。

我从他松开的手里取出画框。只见画框里画着一头牛，眼神温和、柔软地盯着我，牛的额头上盛开着一朵白色的小花。



叶底小红肥，春禽语夕晖。
养成毛羽好，去向上林飞。
曹丽珺 作品

闪小说

排队

文/沙剑波

我病了。

想到医院我就揪心，要挂号要排队。我只请了1小时的假，超过时间厂里要扣满勤奖，还要扣工资！妻子说，早点睡吧，有病还是要看的。

偌大的医院门诊部，一大早就有了好几条长龙。我排了进去，后面不断有人接龙。我忽然发现年轻人只在旁边的一排柜子上捣鼓，一会就离开了，再看排队的人，都是一色的中老年人，我问前面的一位，那柜子是干什么的？那人说，是自助挂号机，现在有微信还可以提前网上挂号呢。

这时，“游龙”已慢慢前

移，耳边却突然听到一串的谢谢声，我掉转头，发现有一拄着拐棍、面黄肌瘦的中年女人站到了我的身后，再看她身后人的目光，我不得不侧身退到一边让女人排到我的前面，拄拐女人点着头道着谢，发出有节奏的“笃笃”声一路向前。

每一秒的嘀嗒声，似乎都是我的滴水声。

到后面排队去！这声音从前面的窗口飘来。

排不排队关你屁事，我是老人。有一健壮的老人很凶。

老人就不排队？这里谁不是？有人回敬。

老人见没人让他插队，

便骂骂咧咧走了。这一吵闹足足又浪费了好几分钟，那流走的可都是我的钞票啊。这时，我看见有一弱不禁风、走路颤颤巍巍的老人，我灵机一动，走向老人并搀扶着他，学着拄拐人，一边道谢一边向窗口移去，当我掏出钱也为自己挂上号时，得意的心一直砰砰直跳，偷偷用余光瞄下长龙，我突然发现齐刷刷射来的眼光已将我当成了一个贼。

当我醒来时，只觉浑身出了一身虚汗，妻子摸了下我的头。说，你好像不烧了。

我说，那太好了。那我就不用去排队了。

感谢海岛

文/周球生

守岛卫国32年的王继才是我的江苏老乡，他的故事让我回忆起了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生活情景。我骄傲、也光荣，我也曾在海岛当兵5年。我与海岛有感情。50年前，我应征来到祖国渤海之中的大钦岛。感谢海岛，不但培养了我，也锻炼了我。

去年秋，作家协会组织我们在长江三角洲采风。路过江苏省常熟市境内沙家浜。我兴奋地告诉同行作家，我50年前就看过《沙家浜》，演员都是我的战友。

一人反串演唱沙家浜阿庆嫂、刁德一、胡传魁三人，

令人拍案叫绝。经老兵介绍，他是大钦岛守备区宣传干事孙长兴，英俊帅哥那年他才二十多岁。

我的战友师兄孙长兴，他既是导演又是主演，走上舞台演刁德一反面人物，走下台，是个活雷锋。他不但为剧组筹集资金、器材，还要到部队、民间物色文艺人才。我的老乡陶双林在学校有文艺才干，被他招收到了沙家浜剧组担任一排长角色。战友万述作精通乐器，也被招收到乐队之中。

1964年，沙家浜原籍叫“芦荡火种”，后在文革年代

改成沙家浜，女主角阿庆嫂有美女花旦洪雪飞担任，反面人物刁德一由马连良的儿子马长礼主演，那时候的文化生活枯燥，电影主要有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和八台样板戏，我总结，那个年代露天看电影席地而坐，演出之前兄弟连队还互相拉歌，我们在大钦岛北村看电影《地道战》时拉歌，如八连来一个：一、二、三、快快快。七连来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快快快，每个连队有一人指挥整齐划一、声音洪亮，响彻海岛夜空。

感谢海岛，让我的人生丰富多彩。

小荷初绽

意犹未尽

文/周雨贤

母亲的枣汤总是浓浓的、甜甜的，晶莹剔透的古铜色散发出诱人的光芒，品一口，沁人心脾。

我原以为母亲煮枣汤有什么独门秘诀，谁料她只用了红枣、水和冰糖，便煮了满满一锅。大个的红枣在锅里翻滚几下后不再调皮，开始拼命吸收水分，原本干瘪的身子变得圆润起来，在水里悠悠地漂浮。随着水的沸腾，红枣很快沉到锅底。待到枣汤呈琥珀色时，终于大功告成。

母亲盛了一小碗枣汤给我，捧在手里，暖手又暖心。抿一小口，如往常一样，恰到好处。我问母亲为什么用如此简单的方法和原料就能做出如此美味的枣汤？母亲淡然一笑：“用心”。

母亲在工作中兢兢业业、一丝不苟，周末在家里没事，她也总喜欢往办公室跑，仿佛有忙不完的业务。她有时开玩笑似地说她小时候没有用功读书，现在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。每次听到这话，我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又重了一些，要加倍努力的学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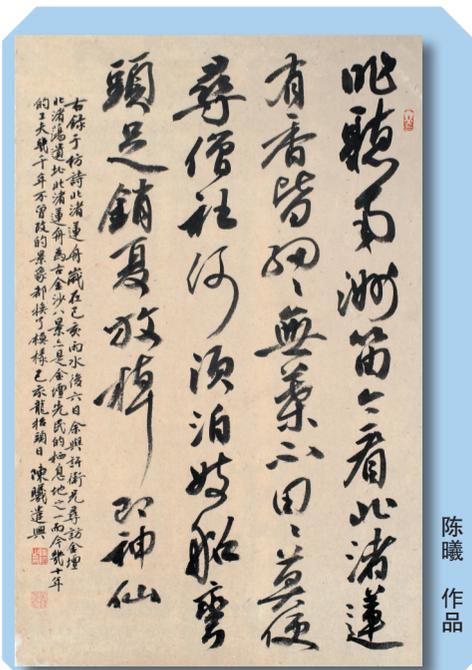
每天早上母亲总是将我的水杯洗净，装满热水。这几日我不慎感冒，临走前母亲更是再三叮嘱我要多喝水。晚上回家后她掂了掂沉重的水杯，眉头一皱，但也没多说什么。这一天我进入学校后，有些口渴就轻轻旋开杯子，谁料一股诱人的红枣味儿扑鼻而来，我赶紧将盖子旋紧，一边疑惑着母亲的不寻常行为，一边忐忑地张望四周，生怕被发现，在周围人少的时候，我才敢快速拿出水杯，飞快地喝一大口，又若无其事地做其他事了。枣

汤的味道要比平常淡些，估摸着是母亲防止味道太浓，故意冲淡了些，但也出乎意料的很好喝，让饥饿的我有了力量继续奋斗，让疲惫的我有了精神继续振作。不知不觉中，水杯就空了。

回家后，母亲掂了掂与平时不同份量的水杯，又看了看精神饱满的我：“你今天很开心嘛！”我笑笑：“多亏了您的‘心灵枣汤’啊！”母亲意味深长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：“你平日其实也可以如此自信，凡是还是要用心去品位。”

要么不做，要么就把每件事都用心做好。认真，是对待每件事应有的态度。谢谢母亲，我懂了！

我品着母亲用心制成的枣汤，意犹未尽，回味无穷……



陈曦 作品